

MINZU HUN CONG SHU

血

荐轩轾



郑成	张煌	史可	袁崇	于谦	虞允	戚继	丹心	韩世
成功	言节	法血	崇焕	保横	文卫	光平	千古	忠抗
收复	义千	染扬	戈报	卫北	书生	倭御	文天	抗金
台湾	龄州		国	京	敌	边	祥	兵

民族魂丛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血

荐轩辕

民族魂丛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RB N94/26

J297.5
1756

OR

民族魂丛书

血荐轩辕

李 熠 石 冰 编著

桑麟康 封面插图

丁筱芳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邮政编码 2000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

印张 9.25 插页 1

2000 年 11 月新 1 版

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9,190

ISBN7-5324-4335-3/K·290(儿) 定价:8.00 元

目 录

老将宗泽	1
韩世忠抗金兵	24
岳飞尽忠报国	46
虞允文书生退敌	81
丹心千古文天祥	108
于谦保卫北京	151
戚继光平倭御边	175
袁崇焕横戈报国	207
史可法血染扬州	228
张煌言节义千龄	241
郑成功收复台湾	270

老将宗泽

御敌除奸

北宋后期，中国东北部女真族金朝的统治者，以掠夺财物等为目的，经常进犯宋朝。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一二六年）初，金军进逼至北宋首都汴（biàn）京（即开封，今河南省开封市）。北宋皇帝宋徽宗仓皇出逃，即位的宋钦宗畏敌如虎。主战派大臣、爱国英雄李纲，奋然担负起了领导汴京保卫战的责任，并且取得了胜利。可是，正当北宋爱国军民浴血奋战重创敌军的时刻，宋钦宗却向金人屈辱议和。最后，金军统帅得到了宋钦宗关于交割北方三个军事重镇太原、河间、中山的承诺，匆匆北撤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六十八岁的老将宗泽，奉命调到了汴京。

宗泽怀着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的满腔热情，一到汴京，便向宋钦宗上了“奏对三策”，提出自己的抗金主张。然而，这时的北宋统治集团，已经恢复了京城保卫战以前的样子，宋钦宗不仅将抗战派的领袖李纲调离朝廷，而且凡见到有

关主战御敌的奏议，全都置之不理。宗泽上了“奏对三策”后，迟迟得不到皇帝的答覆，终于长叹一声：“世道之衰，竟到了这等地步！”

靖康元年（公元一一二六年）八月，金军统帅完颜宗望再次率领金军南下，直逼真定（今河北省正定县）；另一路金军统帅完颜宗翰也加紧了对太原的攻打。在两路金兵大举进攻的情况下，以宋钦宗为首的投降派，仍不作积极抵抗的准备，而是盘算着用贿赂来满足金朝统治者。正是由于投降派破坏了抗战，九月初，完颜宗翰先以大炮猛轰太原城墙，继而又运柴枝泥土填塞护城河；太原军民忍受着饥饿疲乏，与金军浴血奋战，终因力竭援绝，太原城被金军攻破。

太原失陷，河北的局势更加紧张。不少宋朝官吏畏惧来势凶猛的完颜宗望兵马，纷纷弃职逃跑。宋钦宗急需能干的官员上前方去抵挡一阵，就派宗泽为磁州（今河北省磁县）知府，负责那儿的防御事务。

当时完颜宗望的部队，已经打到真定附近，被派往河北的官吏，大多托辞不肯去上任。宗泽非常鄙夷这些人，说：“官吏拿着国家的俸禄，就应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出力。畏敌避难，不肯上前线，这怎么可以呢！”他自己，一接到任命，立刻带着十几个士兵，奔赴磁州。

一路上，宗泽遇到很多从北方向南逃的人，便向他们打听金军的消息。逃难的人们见这位飘拂着白须的老人，带着十几个老弱士兵，前往离真定不远的磁州去上任，都非

常惊奇。有的还劝他：“敌军已到了真定，你还往磁州做什么呢？还是赶快回京城去吧！”

宗泽笑笑，回答说：“国家有难，做臣子的必须尽职；愈是敌情危急，我愈应该早点赶到。”

这时的磁州，由于遭受过金军的蹂躏，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。宗泽一到任，就有许多老百姓上门告状，说兵部尚书王云前不久出使金营回来，路过磁州时，曾大肆张扬敌情，叫嚷金兵马上就到磁州，要当地人民赶快设法逃难，更不能把粮食留给敌人；结果，老百姓遭受了重大的损失，却连金兵的影子也没见着。宗泽听了很生气，当即向皇帝写了一封奏章，弹劾(hè)王云犯了张皇敌势之罪，要求对他严加惩处。为了加强守备，抗战御敌，宗泽立即着手修缮磁州四面的城墙，疏浚护城的濠河，打造兵器、盔甲，招募壮士、义勇；他还把自己的俸钱拿出来，买粮食充实军备。磁州军民十分感动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不到一个月，守城御敌的设施就已经粗具规模。

宗泽在磁州加紧布防，完颜宗望也集中兵力攻打真定。真定守将接连向朝廷上了三十四份告急文书，但宋钦宗一心指望向金人乞和，对一份份由飞马送到的告急文书，统统置之不理。坚守了四十多天的真定终于失陷。完颜宗望得了真定，很快派出数千骑兵攻打磁州。宗泽亲自登上城楼，指挥将士们打退了金军的进攻。当金兵不得不后撤时，他又出城追击，掩杀金军，缴获了大量的物资。

可是，就在宗泽打败进犯磁州的金军后没几天，宋钦宗

派出的议和使者康王赵构，带着兵部尚书王云，因赴完颜宗望军营，路过到了磁州。

宗泽曾坚决反对赵构出使乞降，所以赵构一到磁州，他就问：

“殿下这回去金营，准备向金人怎么议和？”

赵构瞅了王云一眼，吞吞吐吐地说：

“朝廷决定正式将三镇交割给金人，皇上尊金主（金朝皇帝金太宗）为伯父，并且向金主上尊号。”

“金人既已渡河，正在兵骄气盛的当儿，岂肯与我议和？臣只恐殿下此去将会遭到金人拘押，作为要挟我大宋朝投降的人质！”

赵构听了，不由得身子一震。

“请殿下直说，这次殿下赴金营，究竟是不是王云的怂恿？”

赵构被宗泽逼得急了，不管王云正悄悄地向自己摇手示意，回答说：

“是啊，他说金人已不要求我朝交割三镇了，只要向金主奉上冠冕，称他尊号，就可以退兵。但是必须我亲自赴金营为使，和议方能成功。”

“既然金人已不要三镇土地，那为什么殿下此去又要正式交割三镇呢？”宗泽发现有矛盾，穷追不舍问道。

“这——”赵构皱了皱眉头，“王云那话是一个多月前从真定传信到汴京说的；可前不久他亲自回汴京，告诉皇上说，金人改变了主意，一定要交割三镇，并要我到金营议

和。”

宗泽越听越觉得这事蹊跷，越想越感到王云可疑。可他一时上又拿不着王云叛变投敌的真凭实据，只好回到本题，劝谏赵构不要为求一时太平而赴金营议和，还是奋起抗战御敌方为上策；特别是如果万一这次出使给金人扣作人质，就永远也别想回来了。

赵构在这年年初汴京被围时，曾到完颜宗望军营当过二十多天人质，所以对这次出使也不免心有余悸。他听宗泽这么劝谏，愈加不快，快快地说：

“我这回离开汴京时，京城百姓也曾顶盆焚香，喧呼拦道，要我起兵抗敌，别到金营去。可是，朝廷既已经将大计议决，皇上又已经下了诏命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！”

这话提醒了宗泽：对了，京城百姓拦阻康王，是希望他抗击金兵，我何不也借助于磁州军民，来阻谏康王北行呢！他于是提议赵构到本城的嘉应神祠去占卜一下，此行到底是凶是吉。赵构正在犹豫不决之际，也就点头表示同意。

宗泽与赵构说话的时候，王云站在一旁没有开口，一方面因为他们谈话的内容与自己有关，不便插嘴，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心怀鬼胎，恐怕言多有失，所以只是悻悻地站着。既然康王要到嘉应神祠去占卜，自己作为随行大臣，理所当然陪同，于是他整整衣冠，和康王一起前往。

这边赵构还没备好轿子，那边宗泽已经派出几名机警的军士，在磁州城中大街小巷叫嚷开了：

“康王殿下和兵部王尚书要赴金营乞和，正式把三镇交割给金人啦！”

“康王殿下马上要到嘉应神祠占卜，大家有话快去面陈啊！”

当赵构的轿子出现在街上时，成千上万的军民百姓已经挤满了道路，高声疾呼道：

“康王千万不能到金营去！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啊！”

“金人不讲信义，和议必不可能成功，朝廷只有团结军民，坚决抗战，才是生路哪！”

康王的轿驾被阻，寸步难行。骑马随行在桥边的王云，既怕出使投降的大事被搅，又想在康王面前逞能，他把马缰绳一提，跳到桥前，对围住的人们喝道：

“大胆刁民，竟敢冲撞王驾，还不快快散开！”

人群中有人认识他的，指戳说：

“这人不是王云吗？就是他，上次出使金营回来，路过徽州，故意夸大敌势，扰得人心惶惶！”

“对，正是他所谓不能把粮食留给金人那一句话，叫咱们把地里没成熟的庄稼全砍光了！”

“奸细！这家伙八成儿已做了金人的奸细！”

王云倏(shū)地变了脸色，两手狠狠地揪拉缰绳，企图拨转马头逃跑，嘴上还虚张声势地叫道：

“你们这班刁民，侮辱当朝大臣，放肆……”

众情难违，众怒难犯。王云话还没说完，军民百姓已一拥而上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霎时把他揪下马鞍，打翻在地；

等宗泽从轿后拨开众人走上前去时，这个王云已经断了气儿。

宗泽转身向龟缩在轿子里的康王报告了这一情形，劝他还是先回磁州官署休息的好。吓得身子直打颤的赵构也怕愤怒的人们再涌上来，不仅不敢再去嘉应神祠，还伸手揭开轿帘，故作镇静地向大家说了几句今日之事决不怪罪百姓的话，然后吩咐掉转轿头，匆匆回磁州官署去了。

王云既死，宗泽急切想要抓住这家伙叛国通敌的罪证，便叫人把他的行囊拿来，当堂打开。

真是不看不知道，看了连赵构也吓了一跳：行囊里居然有金人送给王云的一件黑狐皮袍子和三条精致的番巾；而朝廷上次派王云出使带上的国书，以及宋钦宗写的书信，竟原封未动地藏于行囊里！

“殿下，王云叛国通敌，当了金人奸细，罪证确凿。他是受金人指使，企图把殿下挟持过去，作为他卖国求荣的进身之礼！一旦殿下到了金营，必将成为金人要挟我大宋朝投降的人质，真是好险哪！”

赵构知道了真相，伸出了舌头，半晌也缩不回去。

“我，我不去了！”他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。

“岂止是不去而已！”宗泽进一步激励康王，“殿下应当振奋起来，抗御金军！”

“嗯，嗯，我知道了。”

但是，赵构虽说不敢再去金营，却也不相信人民的力量。他以为宗泽守不住磁州，第二天，便急急忙忙地逃到了

磁州南边的相州(今河南省安阳市)。

孤军备战

当时，完颜宗翰已击鼓吓退宋兵渡过黄河，与此差不多同时，完颜宗望也率领着东路金军从李固渡渡过了黄河。鉴于这一情势，宗泽决定主动进攻李固渡，从后面截断金军的归路，以动摇敌人的军心，进而迫使完颜宗望因不敢孤军深入而后退。

完颜宗望也怕后路被宋军切断，在李固渡留下了数万兵马。尽管双方兵力悬殊，宗泽依然毫不畏惧，不断派兵夜袭，连破金兵三十几座营寨，夺得了许多粮草器械。

但是，当宗泽在河北苦战时，完颜宗望的东路军主力和完颜宗翰的西路军部队，已经逼近汴京。闰十一月末，金军攻破了汴京。

就在汴京被攻破的后两天，宋钦宗任命大元帅、元帅和副元帅的诏书送到了相州。十二月初一日，赵构宣告成立大元帅府，然后传令河北各州郡的兵马，于明年一月底前到大名(今河北省大名县)会合。

正在李固渡与金军对垒的宗泽，一接到赵构的命令，马上回磁州安排了地方守御事务，随后即率军向大名进发。

河北各路兵马中首先到达大名的，是宗泽这支队伍。可是，宗泽走进大元帅府时，见赵构丝毫不以国事为忧，

正在同几个亲信部下饮酒谈笑。

“你来了？”赵构既不问宗泽带来多少人马，也不问路上情形如何，只是像招待客人似地，指着炭盆说：“天好冷，快坐下烤烤火，喝杯酒驱驱寒吧。”

“大元帅，”宗泽满肚子的火，忍不住慷慨陈词，“汴京被围已久，入援迫在眉睫，大元帅应早早确定出师日期，及时报告朝廷才是！”

“这个——且等各路兵马会齐了再说吧。”赵构敷衍地说。

宗泽咬了咬牙，不烤火也不喝酒，愤然转身回到了军营中。

继宗泽之后，河北的各路兵马陆续赶到大名，大元帅府总共集中了数万将士。宗泽于是又一次请求赵构迅速南进，赴援汴京。

但这一回，赵构连答话都懒得说一句，把两份文书扔给宗泽，说：“你自己瞧吧。”

宗泽一看，一份是皇帝写给赵构的手诏，说：“京城失守。社稷安危还有赖于金人同我朝讲和。各路勤王兵马立即停止前进，不得轻举妄动，以免有误国事。”

另一份是掌全国军机和边防事务的枢密院下的命令：“大金与我朝已通和好，准备退兵。各路勤王之师应就地驻扎，等金军退兵后，即可遣散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”宗泽压低嗓门，恨恨地说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赵构问。

“朝廷同金人议和，大元帅以为这事可信么？”

“有皇上手诏，枢密院公文，怎么不可信！”

“不，京城既已失守，这份手诏必是金人胁迫皇上所写！”

“依你说怎么办呢？”

“立即移军进驻开德（今河南省濮阳县），然后步步向汴京推进。要是金人真的议和退兵，自然最好；如果金人要什么诡计，则我勤王兵马已到达汴京城下，也可以用武力击破其阴谋了！”

赵构心中其实有一本见不得人的帐。他不仅害怕同金人作战，甚至指望着一旦自己的父兄（太上皇宋徽宗和皇帝宋钦宗）被金人俘去或杀害，那样自己就可以即位，当上至尊至贵的皇帝了。所以，他决不肯采纳宗泽的意见，但一时上又想不出拒绝的理由，便双手支着下巴颏儿，装出一副沉思的样子。

宗泽见赵构不回答，跨前一步，激昂地说：

“京城朝不保夕，勤王事不宜迟。请大元帅允许我带领所部兵马，率先出发赴援！”

赵构眼珠儿一转，肚里暗忖道：这主意倒不错，就让你宗泽带一支人马南进救援汴京好了。假如侥幸成功，是我大元帅派兵勤王的勋业；不幸终于失败，也是你自己情愿去送死。而且，让你走得远远的，还省得老在我耳边聒噪抗战……想到这里，他对宗泽说：

“我拨给你一万兵马，你就领着他们先行一步吧！”

宗泽想了一想，觉得那样也好，赴援的兵力虽少，总比按兵不动强。他点集了兵马，即离开大名南下，向开德进发。

他可不曾料到，叫他“先行一步”的赵构，在他离开大名以后，马上把大元帅府从大名移到离金兵更远一些 的东平（今山东汶上县北）去了。

靖康二年（公元一一二七年）正月初，宗泽率领着将士们，以大元帅部队的名义，进军到了开德。

宗泽的队伍刚到开德四天，就有一个从汴京宋钦宗那儿派来与赵构接洽的官员，由一队金兵陪着，到了开德。宗泽不知那官员奉的什么圣旨，又见有金兵同来，更加不肯轻易开城门，就在城头上与他对话。

官员在城下大声说：“我奉皇上之命，来见大元帅康王殿下，请让我进城！”

宗泽也不说康王在不在，只想把那官员的意图弄明白，回答说：“大元帅现在不能见你，你有什么话，可以同我说。”

“那也好。”官员说，“你听着：皇上传旨，金军已经登上汴京城头，各地勤王部队不可再前进，否则将白白地坏了议和大事！”

宗泽一听，原来还是要向敌人乞求议和啊！他顿时怒发冲冠，向左右下令道：

“将士们，朝这个无耻的败类射箭！”

官员一听，不等弓弦声响，慌忙拨转马头，和那队金兵一溜烟往回逃跑了。

金军知道，即使皇帝下令，宗泽也不肯议和的，便向开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宗泽和他部下将士，同金军接战十三仗，仗仗都打胜。金军吃了大亏，再也不敢进犯开德了。

宗泽解除了背后的威胁，接着便于三月中进至卫南（今河南省滑县东）。

卫南驻有金军重兵，人马比宗泽多好几倍。宋军有的将领主张绕过卫南，有的甚至提出撤回开德。宗泽却认为，如果在这时后退，等于暴露兵力不足的弱点，那就将被金军所轻，敌军大队人马在我后面一追，我军必无生路；如果绕过卫南前进，又等于把敌人重兵移在后面，无异是使自己腹背受敌，更不妥当。无论如何，只有拼死一战，才是正理。他对大家说：

“此刻敌众我寡，我军非深入危险之地，不能成意外之功。我出师时曾宣称大元帅在本军中，所以金军多半以为我们是大元帅府的主力部队。趁敌人摸不准我军的兵力，发起勇猛冲锋，必能一举获胜！”

将领们听了，都觉得言之有理，人人摩拳擦掌，誓与金军决一死战。

宗泽向将领们下达了战斗命令后，亲自披坚执锐，一马当先冲向敌营。将士们受到鼓舞，也都奋不顾身地杀将过去。金军摸不准冲营的宋军有多少兵马，顿时惊慌失措，营区一片混乱。

正当战斗激烈的时刻，金军一支生力军赶到，将宋军团团围住，宗泽部下后军主将也在激战中阵亡了。宋军官

兵因处于险境，一时不免气馁起来。

宗泽见情势危急，大声号令说：“如今前后都是金军，往前跑是死，往后退也是死，反正都是死，不如与敌人拼死一战，还可以死里求生！”

将士们听了，认为确实是这么回事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个个一以当十，与金军浴血奋战。金军抵挡不住生龙活虎般的宋军将士，被斩首数千级，大队人马狼狈地败退到几十里外。

在胜利时候，宗泽的头脑十分清醒。他审时度势，认为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，虽然打了败仗，也不至于一退就是几十里，其中必定有诈——如果金军派出骑兵连夜来袭击，则宋军由于白天作战太累，难免要吃大亏。所以他当机立断，下令部队向北撤退，天还没黑，宋军就撤回到了南华。

不出宗泽所料，当天夜里，金军果然来袭击卫南的宋营，结果扑了个空。

这时宗泽的部队已在南华安安稳稳地休息了一夜，估计金军在卫南夜袭扑空，此刻正茫然不知所措。所以，天放亮后，他们即渡过大沟河，出其不意地袭击那里的金军，打了一个胜仗。

但是，宗泽正步步向南推进时，却得到了新的消息：金军已将汴京的金帛搜括一空，挟持着宋徽宗和宋钦宗，连同劫夺到的百姓、财物、牲畜等等，驱掠北去！

为了追回被掳去的二帝，宗泽马上引兵北上，于四月初赶到大名城南，准备等赵构的兵马一到，就渡河追击金军。